

俄罗斯的政治电影

杨伟民

作者赐稿

-

重感性、轻理性，是俄罗斯民族最显著的性格特征。他们的政治电影总会饱含着深沉的悲剧美：苦难、厚重和博大。他们热衷于对生命、生活本意的探究；倾心于对历史、政治问题的思索，注重于文艺的宣传和教育作用，于是“爱”与“奉献”通常成了俄罗斯政治片永恒的叙事母题。俄罗斯电影家协会主席尼基塔·米哈尔科夫导演曾说：“在国家的复兴事业中，电影所发挥的宣传作用不可或缺。这与历史的主题完全一致。电影与政治，从来都是解脱不开的孪生兄弟”。

《烈日灼人》是米哈尔科夫1994年所摄，获奥斯卡最佳外语影片奖。该片以30年代，斯大林政治大清洗为背景，描写一个甜美小女孩所经历的伤心欲绝一天。《烈日灼人》没有平庸地去指责那个特定的年代，而是以如泣如诉的声调，向观众展示人于时代变迁中所显露的坚强与脆弱。影片始终以小女孩娜佳的眼睛，作为叙事主体，娓娓道来：在一个宁静的夏日，昔日的革命功臣萨库利和家人一起住在充满诗情画意的俄罗斯乡间小屋，无忧无虑地过着与世无争的闲雅生活。全片几乎用了90%的篇幅细致入微地展示典型俄罗斯式的田园生活情景，镜头美得就像让观众在欣赏油画：晴和的天气，美丽的风光。人们穿着白色的夏装，品尝着丰盛的美食……少先队夏令营的活动，集体农庄田野里的收割……但是，郊外别墅并没有远离尘世，人们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波中显得多么无奈和脆弱。

一辆黑色轿车带来了萨库利妻子的昔日情人。他曾在政治斗争中悄然失踪，已有10年没露脸，如今已摇身一变为秘密警察，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特工，正准备逮捕萨库利，表面却佯装访友、作客。他的突然到来，给这一善良家庭带来了无穷的欢乐和活力。他们唱歌、跳舞，在热情洋溢的氛围中，人们丝毫不会去想，在这样一个艳阳天，他为何像火球般突然出现？不会对这个旧日好友产生丁点怀疑……直到影片接近尾声时，镜头才突然一转，让我们看见了停在大门外的黑色轿车。可想而知，什么在等待着善良、忠厚的萨库利一家？……娜佳在秘密警察编造的童话中，永远送走了慈爱的父亲。该片明显分为前后两部分，画面气氛迥异，给观众以强烈的视觉冲击。这是一个所有人都被太阳灼伤、所有的人都在绝对光明下失去信仰和视力的现代寓言。

《烈日灼人》不但在剧本创作方面，较以往政治影片有很大突破，而且在镜头语言运用上匠心独具，达到了画面美感同情绪渲染的最佳组合。影片起始处出现的左轮手枪和情节展开处，时而显现的空中球形闪电，无时不刻都在暗示悲剧的即将来临。远方田野冉冉升起的巨幅斯大林画像和一直在寻找目标的大卡车，充满辛辣的反讽意味。影片向政府高屋建瓴地指出：不能重演过去的一幕，否则俄罗斯不会有和平、安宁。该片因深邃的主题思想，为刚刚起步的俄罗斯电影事业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向全世界再次证明了俄罗斯电影人的雄厚实力。

前苏联解体后，人们除了热衷于反思前苏联时代的功过得失外，还敏感地察觉到，信仰危机给这个民族所带来的恶劣后果，体会到精神贫穷比物质匮乏更为可怕的事实，它很快成了政治片普遍关注的话题：人到底该追求什么？心灵的依托又在哪里？弗拉季米

尔·哈季年科的《穆斯林》，曾获1995年莫斯科电影节奖。它讲述的是“阿富汗人”——前苏军士兵伊凡诺夫的故事。男主角在阿富汗战场被俘7年，因生活无望，于当地信奉了伊斯兰教，成了虔诚的穆斯林。战后，他本可以留在当地，但“俄罗斯，我的故乡”诗句召唤着游子归来。万万没想到，在故乡、在阔别已久的俄罗斯祖国，等待他的是：父亲的自缢、哥哥从监狱回来后的堕落、未婚妻的荒淫……家里只有老母亲一人苦苦支撑。他默默忍受着这一切……

很快，他在有了心上人后，更是用情专一，心无二想地只管过好自己的日子，不存半点奢望。生活像流水，慢慢流淌着……伊凡诺夫从早到晚干自己的活儿，做自己的祈祷，乞求自己的真主保佑，从未冒犯村里任何规矩、制度，甚至当人人都在偷窃集体农庄饲料时、全村都跑到河边打捞别人丢失的美金时，他不仅自己纹丝不动、还规劝情人淡然处之。他的所有行为，桩桩件件符合伊斯兰教教规，不曾越雷池一步。为了不违背伊斯兰教礼仪，他坚持要在清醒状态下祭扫父亲墓地，遭到哥哥毒打，因为按俄罗斯风俗习惯，必须喝酒祭奠死者。他唯一的简单心愿，就是尽情享受战后清静生活，没想到竟屡遭打击。原因很简单：全村人笃信东正教，只有他一人是异教徒。亲朋好友无法理解、男女老少不肯宽容。伊凡诺夫无所畏惧，我行我素地信奉伊斯兰教，毫不谦让。哥哥以死相威胁，粗暴地强逼他亲吻尼古拉神像，也丝毫不能动摇他对真主的一心一意……

令人胆战心惊的一幕，发生在当年战场政治指导员的突然出现。我们随电影镜头的切换，来到了硝烟弥漫的阿富汗战场：在隆隆的炮火声中，指导员命令刚刚入伍的新兵伊凡诺夫，冲出指挥

所，到前沿阵地传递命令。由于他未能完成所交付的任务，整整一个班战士全被炸死，无一幸免。战后，指导员发誓要找到这个伊凡诺夫，为死难战友报仇。当他从电视新闻中得知伊凡诺夫获释回国的消息后，立即采取行动，驱车来到了伊凡诺夫家乡。这时的政治指导员，经过战后几年的教堂生活，已经能把圣经倒背如流。他先是正颜厉色地警告伊凡诺夫，如果改信基督，可以免除一死。随后他又强行让伊凡诺夫亲吻挂在自己胸前的十字架。伊凡诺夫拒不接受，扭打中，倔强的伊斯兰教徒被击毙。他以生命为代价，拒不离经叛道。这部电影大胆揭示了俄罗斯人不肯容忍异教徒的狭窄心理，引起观众强烈反响。

有关真实的，还是虚假的信仰问题，在巴维尔·伦金导演的《岛》中也曾认真进行过探讨。该片讲述的并非只是东正教，而是所有宗教都会遇到的信仰问题。在第63届威尼斯电影节闭幕式上放映后，同样引起轰动。故事讲的是，二战时期。阿纳托利曾在运煤船上当锅炉工。有一次，他和船长吉洪一起运煤，船被德寇巡逻艇截获。阿纳托利乞求宽恕，法西斯逼他打死了吉洪。德国人离开前，把这个胆小鬼、叛徒独自留在布满水雷的煤船上……住在岛上修道院的僧人救了他，得以活命……，从此，他像苦行僧似的在北方这个孤岛上，过了多年隐居生活，后来又在修道院锅炉间烧锅炉。阿纳托利不停地运送一车又一车的煤炭，还不断给来岛上的人们许多神奇帮助：为得了绝症的病人看病；让寡妇到法国去寻找丈夫；像耶稣那样把失腿的男孩举起，并说：“走吧”；把女孩体内的“魔鬼”赶走；预先提醒神甫有火灾要发生……

他尽管忙忙碌碌，但战时可怕的一幕在脑海中挥之不去，无法安宁。为此，他天天上钟楼敲钟、祷告，夜夜与从未谋面的灵魂

对话，为在战争年代所作的罪孽祈求宽恕。他仰望天空，拼命大叫：“我心灵空虚、体力不支，我是罪人，罪孽深重的奴隶”……生活，对这位痛苦者来说，早已变成无尽的忏悔。他孜孜不倦地追问：为什么上帝偏偏通过他向人们告知自己的神启和远见？

在失去生存意义的阿纳托利身边，还有两位仁慈的神父：修道院长菲拉列特和司祭约夫。两位神父按教规、法则作弥撒，按自己的方式开导锅炉工，但他却无法接受，只愿意闭门思过，向自己心中的上帝祈祷，因此而激怒了纯洁、虔诚的神父。阿纳托利感觉死亡已渐渐临近，但仍在迷惑，自己能否得到宽恕。

隐居者一生为可怕的往事痛苦，悲剧性的伪装被深沉真挚的忏悔照亮。全片 30%是主人公在祷告：“……让正义重回吾心”。导演用不高傲也不低俗的祈求声，反复告诉人们，神父无法开导灵魂受难者，而是阿纳托利在用自身的教训，给“圣洁”的神父们上课，讲解生存、信仰的真实所在。

阿纳托利不漂亮，不刮胡子，不修边幅，有时还很不雅观，但这并不影响整体美感，影片精美的结构和优雅镜头随处可见，称得上相当入时。全景的银灰色基调衬托出陡峭的山岩、茂盛的苔藓、冰雪覆盖的小路……空蒙而不失缥缈；片中极赋表达力的人物语言，恰到好处的停顿……将崇拜苦难美的俄罗斯理念传递得十分到位，从中我们似乎看见了塔科夫斯基当年在《安德烈·鲁布廖夫》中的经典镜头；理解了“寻找上帝”，意味着牺牲与救赎的俄罗斯精神：任何信仰，包括最伟大的信仰，都无法将我们从虚无的海洋中救出，只有自己去寻找属于自己心中的生存之岛。

厦门大学图书馆